

侗语的清鼻音和清边音*

龙润田

[摘要] 侗语南部方言部分土语中仍存在浊鼻音、边音和清鼻音、边音的对立，腭化鼻音、边音和唇化鼻音也存在清、浊对立。本文基于声学特征、语音分布等对侗语清鼻、边音的演变趋势和历史来源进行分析，认为清鼻、边音的历史来源为 *hN、*hL，有浊化和塞化两个演变方向。

[关键词] 侗语 清鼻音 清边音 语音分布 历史演变

梁敏、张均如（1996:71）认为，原始侗台语的鼻音和边音系统包括清鼻音、边音，浊鼻音、边音以及带前喉塞的鼻音、边音3类声母；同时指出，在现代侗台语族语言中，清鼻音只出现在水语、仫佬语、锦话、莫话、拉珈语等少数侗水语支语言中。从历史来源看，侗语这类清音源于原始侗台语的清音，其形式主要是可独立作音位的单纯鼻音、边音，如 m、n、ŋ、ɳ、ɳ̥、l。传统研究一般认为现代侗语中不存在清鼻、边音，原因在于侗语的声调系统经过声母清浊分调、韵母元音长短分调以及声母清送气派调三次声调分化发展后，各单数调中派生出送气次调类，清送气成分区别意义的作用消失，清鼻、边音逐渐转变为常态鼻、边音。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侗语南部方言部分土语中仍保存大量的清鼻、边音声母，除了常见的单纯清鼻、边音外，还有腭化、唇化的清鼻音以及腭化的清边音。本文对侗语的清鼻、边音一并进行讨论，分析其演变趋势和历史来源。

一 清鼻音和清边音的语音形式与分布

侗语南部方言区分布于贵州黎平、从江、榕江，广西三江、融水、龙胜以及湖南通道一带，是侗语使用人口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方言区域。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区处于侗语南部方言分布区域的中部，是南部方言分布的中心地带，范围包括黎平大部分地区以及从江北部和榕江东北部。该土语的声调大多只经过两次分化，多为10声调系统，是侗语南部方言中声调最少的土语，其声母、韵母较其他土语则更为丰富。侗语的清鼻、边音就主要留存在南部方言第二土语中。这类清鼻、边音与常态鼻、边音对立，有其独立的音位功能。例如南部方言竹坪侗语中的 ma:k⁹ “长”和 mə:k⁹ “炸”， na³ “脸”和 nə³ “弓”。

学界对侗语清鼻、边音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潘永荣（1990）首次报道了侗语清鼻、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字记录侗语文献书写系统研究（21CMZ040）”的阶段性成果。文中材料主要来自侗语调查词汇卡片（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第一语言调查队侗语调查组搜集，龙耀宏整理校对）以及笔者的调查。写作过程中，龙耀宏、李锦芳等先生多次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重要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音的存在，其记录的从江平江侗语中“除了塞音声母分送气不送气两套外，鼻音、边音还有清化现象”，有 m 、 n 、 ŋ 、 mj 、 l 、 lj 等 6 个清鼻、边音声母。龙润田（2018）对属于侗语南部方言第二土语的竹坪侗语进行了声学分析，证实竹坪侗语中也存在清鼻音，并指出清送气成分对韵母元音产生影响是鼻音音节送气次调类形成的必要条件。

此外，有些研究认为侗语中存在送气鼻、边音，如石林（2015）指出广西罗城那冷侗语中“送气声母多，不仅塞音声母有送气的，就是鼻音声母，擦音声母也有送气的”，并将这类鼻、边音声母记录为 mh 、 nh 、 ŋh 、 nhj 、 lhj 。我们查阅侗语调查词汇卡片，发现 22 个调查点中，龙胜平等、通道陈团、三江和里、黎平水口及平途、从江贯洞等语言点也存在 mh 、 nh 等音位的记录。这些鼻、边音带有送气性质的方言多属于侗语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它们与竹坪侗语距离很近，有的调查点相距不足 10 公里，其历史来源基本一致，声母的发展路径应该也是相似的。本文认为 mh 、 nh 、 lh 这类“送气音”当是清鼻、边音，将其记为送气音或是研究者的记音习惯造成的。

朱晓农（2007）对清鼻音和带气鼻音进行了描写，指出带气鼻音“发共振音时声带振动的同时有少量气流”，在语图上表现为“音强很弱，时长较短，起音很低，伴有乱纹即摩擦”；清鼻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在语图中表现为“声母的前面一多半是清音，没有浊音杠”。竹坪侗语、平江侗语清鼻音在语图上的表现与朱晓农（2007）对清鼻音的描述一致，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声母段没有明显浊音杠存在，语谱表现为乱纹，声带不振动；元音发音最初的一段时间内高频区域存在大量乱纹，第二、三共振峰不清晰，声韵边界较为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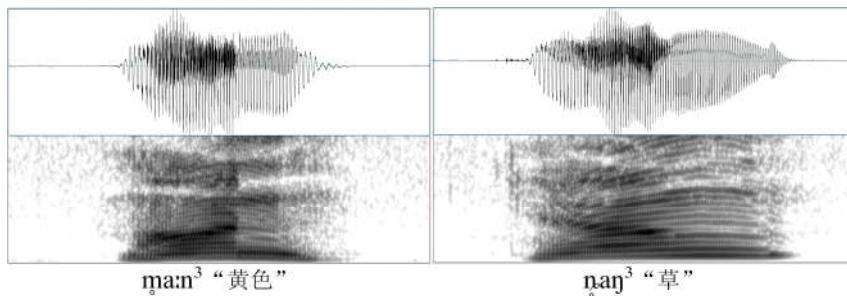


图 1 竹坪侗语 ma:n^3 “黄色” 和 naŋ^3 “草”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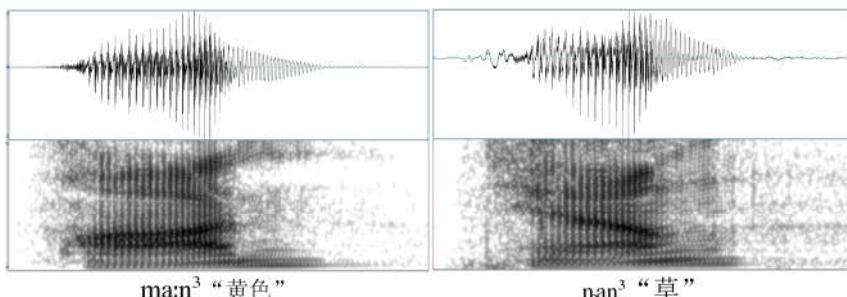


图 2 平江侗语 ma:n^3 “黄色” 和 naŋ^3 “草”的语图

本文对侗语南、北两个方言区计 40 个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些调查点基

本覆盖侗语方言土语的所有分布区域。其中，有 17 个调查点保留清鼻、边音音位。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侗语清鼻音和清边音的分布情况

方言	土语	调查点	清鼻音						清边音	
			ㄇ	ㄋ	ㄩ	ㄤ	ㄩj	ㄩw	ㄌ	ㄩj
第一土语区	通道陈团	+	+	+	+	+	-	+	+	+
	通道流源	+	+	+	+	+	-	-	+	-
	通道陇城	+	-	+	-	-	-	-	+	+
	通道下乡	+	+	+	-	-	-	-	+	+
	龙胜平等	+	+	+	-	-	-	-	+	-
	三江和里	+	+	+	-	-	-	-	+	+
	三江布代	+	-	+	-	-	-	-	+	-
南部方言	黎平平途	+	+	+	-	-	-	-	+	+
	黎平水口	+	+	+	-	-	-	-	-	+
	黎平亚罕	+	-	+	-	-	-	-	-	-
	黎平永从	+	+	+	-	+	-	-	+	+
	黎平竹坪	+	+	+	+	+	+	+	+	+
	从江贯洞	+	+	+	-	-	-	-	+	+
	从江平江	+	+	+	+	+	+	+	-	-
	榕江乌公	+	+	+	+	-	+	+	+	+
	第三土语区	罗城那冷	+	+	-	-	+	-	-	+
北部方言	第二土语区	天柱注溪	+	+	+	+	-	-	+	-

从地理分布看，清鼻、边音主要分布在侗语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区的黎平、从江、榕江以及第一土语区东南侧的湖南通道和广西龙胜、三江。处于侗语南部方言中心区域的第二土语区各调查点所保留的清鼻、边音类型和数量较多，处于南部方言边缘的第三土语区以及北部方言的清鼻、边音的类型和数量则较少，呈现中间多、边缘少的特点。这样的音位地理分布特点与侗语南部方言声调分布特点相反。侗语南部方言声调呈现从中心向边缘数量逐渐增多并分化出送气次调类的特点。据此推测，侗语清鼻、边音的留存与送气次调类的产生有关。清鼻、边音留存较多的土语声调数量较少，尚未产生或刚产生送气次调类；而分化出较多送气次调的土语，清鼻、边音的数量较少，甚至已消失。

第一土语区的通道陈团和龙胜平等较特殊，其声调系统中各单数调已完全分化出送气次调，但仍保留清鼻音声母。如“泡米”ma^{s'}_{平等}、ma^{s'}_{陈团}，“动”nai^{i'}_{平等}、nai^{i'}_{陈团}等。这表明部分清鼻音或是在单数调送气次调类形成后才消失的。龙润田（2018）指出，侗语单数调送气次调类的产生，是 III 类声母（ph、th、kh、tsh 等送气清闭塞音）和 IV 类声母（ㄇ、ㄋ、ㄤ、ㄩ、ㄩj、ㄩw 等清鼻、边音和擦音）同时作用的结果。在音节中，清鼻、边音对后续声带振动产生影响，导致声调调形改变，产生送气次调。送气次调产生后，清送气成分的别义作用被声调取代，清送气成分消失或转变，清鼻、边音逐渐转变为相应的浊音或其他辅音。

二 清鼻音和清边音的演变

下面选取部分代表性语言点的材料，对侗语中现存的几类清鼻、边音的音变情况进行讨论和分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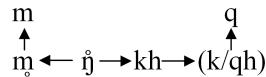
(一) 清鼻音 m

m 是侗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清鼻音，存在清鼻音的调查点中均有该音位。例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亚罕	和里	水口	流源	陈团
黄色	$\text{m}an^3$	$\text{m}an^3$	man^3'	$\text{m}an^3$	man^3	$\text{m}an^3$	$\text{m}an^3$	—	man^3'
新~衣服	mei^5	mei^5	mei^5'	mei^5'	mei^5	mei^5	mei^5	mei^5	mei^5'
回来	ma^1	ma^1	ma^1'	ma^1'	ma^1	ma^1	ma^1	—	ma^1
猪	ju^5	qu^5	ju^5'	khu^5'	mu^5	qu^5	qu^5	mu^5'	mu^5

梁敏、张均如（1996:95）认为侗水语中的 m 来源基本一致，均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 m 或以 * m 为主体的复辅音声母 * mrw 、* mr 。从共时层面看，侗语清鼻音 m 的音变有两个方向。主要演变方向是 $\text{m} > \text{m}$ ，这个演变过程也是侗语第三次声调发展的过程：送气次调类形成，清送气成分消失，清鼻音浊化。如“黄色”“新~衣服”“回来”等的声母。另一个音变方向与 j 、 k 、 q 等声母有关。比如“猪”，在竹坪、陈团分别读为 ju^5 、 mu^5 ，有两类清鼻音声母。这就存在两个清鼻音谁先谁后的问题。龙润田（2021）曾讨论过该问题。从发音上看，声母 m 的收紧点在双唇处，位于口腔的最前端； j 的收紧点在软腭处，位置相对靠后； u 虽为后高元音，但双唇参与调音，其发音过程很容易对前面的声母造成影响。根据潘悟云（2010）所述“音变规则1”， j 随语音环境改变其收紧点变为 m ，即 $\text{j} > \text{m}$ ，如 ju^5 _{竹坪}， mu^5 _{陈团}。在此基础上，受清鼻音所具有的送气成分影响，侗语送气次调形成，清送气成分消失，即 $\text{j} > \text{η}$ ，如 ju^5' _{章鲁}。此外，平等的 khu^5' 、贯洞的 qu^5 ，则显示声母的演变方向是 $\text{j} > kh > (\text{k/qh}) > \text{q}$ 。这条音变链是从 j 开始的，清鼻音塞化为 kh 。 kh 到 q 的变化缺少中间过程的实例，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演变路径。第一个是送气音 kh 对声调产生影响，送气次调产生，后送气成分消失，即 $kh > \text{k}$ ，最后 k 发音位置后移成为 q ；第二个是 kh 发音位置后移变为 qh ，后送气成分消失， $qh > \text{q}$ 。清鼻音 j 塞化为同部位的 kh 是容易的，这在汉语和苗语中均可得到验证。例如，潘悟云（2018）指出上古汉语清鼻音在中古汉语中均读为相同部位的送气塞音。再如平寨苗语中，清鼻音在50岁以下人群中均变读为同部位的塞音，即 $\text{nh} > \text{th}$ ， $\text{nj} > \text{th}$ ， $\text{mjh} > \text{ph}$ （王春德 1984；梅祖麟 2008）。因此，侗语“猪”声母的演变方向为： ju^5 _{竹坪} $> kh$ 平等 $> (\text{k/qh}) > \text{q}$ 和里/水口/贯洞， ju^5 _{竹坪} $> \text{m}$ _{陈团}。流源和亚罕则按 $\text{m} > \text{m}$ 的方向演变。

由此，清鼻音 m 在侗语内部的演变链如下：



^① 为了方便比较，行文中侗语材料声调均标调类。原始侗台语构拟均源自梁敏、张均如（1996）。

(二) 清鼻音 ŋ

ŋ 是汉藏语系语言中常见的清鼻音，也是侗语中出现较多的清鼻音。例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和里	水口	流源	陈团	注溪
睡	ŋek^7	ŋek^7	nek^7'	nak^7	nek^7	ŋak^7	nak^7	nak^7	lak^7
弓	ŋa^3	na^3	na^3'	na^3'	na^3	na^3	—	na^3	—
哪儿	ŋəu^1	ŋau^1	$\text{nəu}^1'$	$\text{ləu}^1'$	ŋəu^1	nu^1	nu^1	$\text{ŋəu}^1'$	$\text{ŋu}^1'$
动身	ŋei^1	ŋei^1	nei^1'	$\text{ŋei}^1'$	ŋei^1	ŋei^1	nei^1	$\text{ŋei}^1'$	$\text{ŋei}^1'$

一般认为，侗语清鼻音 ŋ 来源于原始侗台语的 * ŋ 。 ŋ 的演变过程较为简单，主要的音变方向是清鼻音浊化，即 $\text{ŋ} > \text{n}$ 。如“弓”“动身”等的声母。但是，这个浊化的音变过程并不一定是由送气次调的产生引起的。和里侗语属于南部方言第一土语，有 10 个声调，还未分化出送气次调，但是“睡” nek^7 、“弓” na^3 的声母均已浊化。这说明在送气次调类产生前，清鼻音浊化就已经开始了。除了按浊化即 $\text{ŋ} > \text{n}$ 演变外，“睡”的声母还存在另外一个音变方向，如 lak^7 _{注溪}。该音变过程是清鼻音变为同部位清边音后再浊化： $\text{ŋ}_{\text{竹坪}} > \text{l} > \text{l}_{\text{注溪}}$ 。“哪儿” $\text{ləu}^1'$ _{平等} 的声母也可能是此种演变的结果。

$\text{ŋ} > \text{l}$ 的演变在其他侗台语中也时有出现。如“叠”，原始侗台语声母构拟为 * ŋ ，佯僙语读 le:p^9 、黎语读 le:p^7 。原始侗台语声母 * ŋ 在德宏傣语中也均为 l。由此，清鼻音 ŋ 在侗语中的演变链如下：

$$\text{l} \leftarrow \text{l} \leftarrow \text{ŋ} \rightarrow \text{n}$$

(三) 清鼻音 ɳ

ɳ 也是侗语中出现较多的清鼻音。例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亚罕	和里	水口	流源	陈团
草	ɳan^3	ɳan^3	$\text{nəŋ}^3'$	$\text{nəŋ}^3'$	nəŋ^3	ɳan^3	ɳan^3	nəŋ^3	nəŋ^3
粗糙	ɳap^9	ɳap^9	$\text{nəp}^9'$	$\text{nəp}^9'$	nəp^9	ɳap^9	ɳap^9	$\text{nət}^9'$	ɳap^9
痒	njan^1	njan^1	$\text{nən}^1'$	$\text{θəm}^1'$	nən^1	ɳan^1	nən^1	$\text{nən}^1'$	$\text{təm}^1'$

侗语 ɳ 来源于原始侗台语的 * ŋ 。 ɳ 的主要演变方向是浊化，即 $\text{ɳ} > \text{n}$ 。这个音变过程可能发生在送气次调产生以前，如“草” ɳan^3 _{亚罕}，“粗糙” ɳap^9 _{亚罕}；也可能发生在送气次调产生以后，如“草” $\text{ɳan}^3'$ _{章鲁/平等}。另一个演变方向是塞化，如“痒” $\text{θəm}^1'$ _{平等}、 $\text{təm}^1'$ _{陈团}，即 $\text{ɳ} > \text{θ} > \text{t}$ 。 ɳ 口音化为同部位塞音 th，th 因送气次调产生、送气成分消失变为 t。这一演变方向与 ŋj 有关，将在下文 ŋj 的演变中进行分析讨论，也将此演变方向归入 ŋj 的演变中。由此，清鼻音 ɳ 在侗语中的演变主要表现为：

$$\text{ɳ} \rightarrow \text{n}$$

(四) 清鼻音 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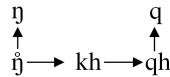
ጀ 是侗语中保留最少的清鼻音音位，目前仅见于平江、竹坪、乌公、陈团、流源和注溪等少数调查点。例如：

	竹坪	平江	贯洞	乌公	寨怀	亚罕	水口	平等	陈团
浮萍	ጀei^3	ጀei^3	qhei^3	ጀei^3	qhei^3	ጀei^3	qei^3	khei^3	ጀei^3
猪	ጀu^5	—	qu^5	ጀu^5	qu^5	mu^5	qu^5	khu^5'	$\text{ጀu}^5'$

侗语 $\dot{\eta}$ 的演变与上述几个清鼻音相似,但也存在差异。除了浊化 $\dot{\eta} > \eta$ 这一演变方向之外, $\dot{\eta}$ 更多地选择另一条塞化的路径演变,即 $\dot{\eta} > kh > qh > q$ 。

前文已详细分析了例词“猪”声母的音变方向,此处不再赘述。例词“浮萍”, $\eta\text{əi}^3_{\text{亚罕}}$ 和 $\eta\text{əi}^3_{\text{陈团}}$ 按浊化演变。 $k\text{əi}^3_{\text{平等}}$ 、 $q\text{əi}^3_{\text{贯洞/寨怀}}$ 、 $\text{qəi}^3_{\text{水口}}$ 演变情况和“猪”类似, $\dot{\eta}$ 口音化为同部位的送气塞音,即 $\dot{\eta} > kh$,如 $\dot{\eta}\text{əi}^3_{\text{竹坪/平江/乌公}}$, $k\text{əi}^3_{\text{平等}}$; kh 后化变为 qh ,如 $q\text{əi}^3_{\text{贯洞/寨怀}}$; 最后送气成分消失,如 $\text{qəi}^3_{\text{水口}}$ 。“浮萍”声母的音变方向可概括为: $\dot{\eta}_{\text{竹坪/平江/乌公}} > kh_{\text{平等}} > qh_{\text{贯洞/寨怀}} > q_{\text{水口}}$ 。

由此,侗语清鼻音 $\dot{\eta}$ 的演变链如下:



(五) 唇化清鼻音 $\dot{\eta}w$

侗语保留有唇化清鼻音声母。梁敏、张均如(1996:95)认为唇化音 $\dot{\eta}w$ 、 ηw 、 $\dot{\eta}w$ 在原始侗台语中就已经存在。现代台语支语言中这类声母已经浊化,只有侗水语支的仫佬语、拉珈语和侗语中还保留清送气成分。存在清鼻音的侗语方言土语中,只有竹坪、乌公、平江、陈团等4个语言点仍有 $\dot{\eta}w$ 音位,但也十分少见,如 $t\dot{\eta}jwe\dot{\eta}^5\dot{\eta}we\dot{\eta}^5_{\text{乌公/平江}}$ “香香的”, $lak^{10}\dot{\eta}wen^4_{\text{平江}}$ “双胞胎”。再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寨怀	那冷	布代	乌公	陈团	中寨
狗	$\dot{\eta}wa^1$	$khwa^1$	$\eta wa^1'$	kwa^1'	kha^1	$khwa^1'$	qwa^1	$\dot{\eta}wa^1$	$\dot{\eta}wa^1'$	wa^1
跳蚤	$\dot{\eta}wet^7$	$kwat^7'$	$\eta wat^7'$	$kwat^7'$	kat^7	$khwat^7'$	mat^7	ηmat^7	met^7	wet^7'

唇化清鼻音 $\dot{\eta}w$ 的演变也有两个方向:第一个音变方向是唇化音中的清鼻音浊化,即 $\dot{\eta}w > \eta w$;另一个音变方向与清鼻音 $\dot{\eta}$ 的演变相似,主要是清鼻音的塞化,即 $\dot{\eta}w > khw > kw > k$ 或 $\dot{\eta}w > khw > qhw > qw$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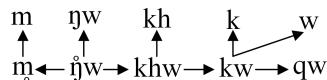
“狗”声母的音变方向与“浮萍”类似。除了清鼻音浊化即 $\dot{\eta}w > \eta w$ 外, $\dot{\eta}w$ 中的 $\dot{\eta}$ 也可以口音化变为同部位的送气塞音,即 $\dot{\eta}w > khw$,如 $\dot{\eta}wa^1_{\text{竹坪/乌公/陈团}}$, $khwa^1_{\text{贯洞}}$, $khwa^1'_{\text{那冷}}$;随后 khw 送气成分消失变为 kw ,如 $kwa^1'_{\text{平等}}$; kw 中的 k 发音位置后移变为 q ,如 $qwa^1_{\text{布代}}$;最后 kw/qw 单音化变为 w ,即 $kw/qw > w$,如 $wa^1_{\text{中寨}}$ 。 $kha^1_{\text{寨怀}}$ 则是 khw 唇化成分消失的结果。

“跳蚤”声母的演变略有差异。一方面, $\dot{\eta}w$ 中的 $\dot{\eta}$ 浊化为 η ,如 $\dot{\eta}wet^7_{\text{竹坪}}$, $\eta wat^7'_{\text{章鲁}}$ 。该音变是清鼻音的清送气成分对后接韵母元音产生影响、送气次调产生、清送气成分消失的结果(龙润田 2018)。另一方面, $\dot{\eta}w$ 中的 $\dot{\eta}$ 塞化为 kh ,如 $khwat^7'_{\text{那冷}}$ 。然后, khw 送气特征消失变为 kw ,如 $kwat^7'_{\text{贯洞/平等}}$ 。最后, kw 单音化,唇化特征 w 丢失,如 $kat^7_{\text{寨怀}}$;或者 kw 单音化,塞音 k 丢失,如 $wet^7'_{\text{中寨}}$ 。整个音变链为: $\eta w_{\text{章鲁}} < \dot{\eta}w_{\text{竹坪}} > khw_{\text{那冷}} > kw_{\text{贯洞/平等}} > k_{\text{寨怀/w 中寨}}$ 。

此外,据梁敏、张均如(1996:95-97),原始侗台语“狗”和“跳蚤”的声母均为 * $\dot{\eta}m$ 。该构拟主要是根据台语支的语音发展变化确定的。现除了侗语、拉珈语、仫佬语外,在其他侗台语言中,这两个词声母均为 m 或 η 。龙润田(2021)指出,从发音上看, m 的收紧点在双唇处,位于口腔的最前端; $\dot{\eta}w$ 中 $\dot{\eta}$ 的收紧点在舌面—软腭处,位置相对靠后,而 w 的收紧点与 m 相同,在口腔最前端的双唇处。 $m > \dot{\eta}w$ 就成了一个调音位置处于口腔最前端的清鼻音 $\dot{\eta}$,变为一个调音位置处于口腔后部软腭处的清鼻音 $\dot{\eta}$ 与一个口腔最前端的唇音 w 的组合。这样的音变不符合经济原则。反过来,从 $\dot{\eta}w$ 演变为 m 则容易得多。唇化音 $\dot{\eta}w$ 中的 $\dot{\eta}$ 受到后接 w 的作用,同时清鼻音 $\dot{\eta}$ 的收紧点往前移动至双唇处,变成了 $\dot{\eta}w$, $\dot{\eta}w$ 单音化变为 m ,即 $\dot{\eta}w > \dot{\eta}w > m$ 。例如“雷击”,原始侗台语声母构拟为 * $\dot{\eta}w$ (梁敏、张均如 1996:306),仫

佬语为 ŋwɔ:k^7 , 毛南语为 ma:k^7 , 佯僙语为 ŋwa:k^7 。因此, “跳蚤”的声母还有一条音变路径, 即 ŋw 竹坪 $> \text{m}_\text{鸟公} > \text{m}$ 布代/陈团。

据此, 侗语清鼻音 ŋw 的演变链如下:



(六) 腔化清鼻音 ŋ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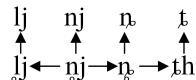
腔化清鼻音 ŋj 在侗台语中比较少见, 只见于侗语、仫佬语、水语、拉珈语、普标语等语言。侗语中, 只有平江、永从、那冷、竹坪等 4 个语言点还有 ŋj 音位。例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亚罕	和里	水口	陇城	陈团
钳 (动词)	ŋjip^7	$\text{njp}^{7'}$	$\text{n_ip}^{7'}$	$\text{n_ip}^{7'}$	$\text{nep}^{7'}$	$\text{n_ip}^{7'}$	$\text{n_ip}^{7'}$	$\text{n_ip}^{7'}$	$\text{tim}^{7'}$
痒	njan^1	njan^1	$\text{n_an}^{1'}$	$\text{thəm}^{1'}$	n_an^1	n_an^1	n_an^1	$\text{təm}^{1'}$	$\text{təm}^{1'}$
撒	n_an^5	n_an^5	$\text{n_an}^{5'}$	$\text{n_an}^{5'}$	n_an^5	n_an^5	n_an^5	n_an^5	$\text{ljan}^{5'}$

腔化清鼻音 ŋj 的一个音变方向是清鼻音浊化, 即 $\text{ŋj} > \text{ŋ}$; 另一个音变方向是 $\text{ŋj} > \text{n}$, n 随后再浊化或变异。从发音上看, 硬腭音和龈腭音与 i、j 有相似的舌图表现, 当腔化产生时, j 的舌冠或者舌体特征会扩展到其前的辅音上, 使其发音特征改变 (张慧丽等 2018)。腔化清鼻音 ŋj 中, n 的收紧点位于舌尖—齿龈, j 的收紧点位于舌面—硬腭, n 受到 j 的影响整个声母的收紧点位置后移, 使得两者的发音舌位类似。当气流对声母段影响不充分时即为 ŋj ; 当气流作用于整个声母段时, j 与 n 同时作用, 收紧点往后就成了 n 。这样看来, 音变趋势是 $\text{ŋj} > \text{n}$ 。这一音变在汉语和苗瑶语中均很常见。例如, 汉语日母字“日”, 上古音构拟为 *njit, 中古音构拟为 *n̥it³³, 其音变为 *nj>*n̥ (潘悟云 2000:318)。再如, 苗瑶语中, “忘记”古声母构拟为 *ŋj, 瑶语櫟子话为 n̥ou³、览金话为 n̥ou³ (王辅世、毛宗武 1995:206)。上述例词“钳 (动词)”的韵母是 -ip, i 对前面的声母产生影响, 腔化音 ŋj 转变为 n , n 接着塞化为 th, th 送气成分消失变为 t, 即 ŋj 竹坪 $> \text{n}$ 章鲁/平等/亚罕/和里/水口/陇城 $> \text{th} > \text{t}$ 陈团。

据此推测, “痒”声母的演变方向是: 腔化清鼻音单音化即 $\text{ŋj} > \text{n}$, 如 njan^1 , n_an^1 亚罕; 然后, n 塞化为同部位的 th, 即 $\text{n} > \text{th}$, 如 $\text{thəm}^{1'}$ 平等; th 因送气次调产生、送气成分消失变为 t, 如 $\text{təm}^{1'}$ 陇城/陈团; njan^1 贯洞 则是 ŋj 浊化的结果, 即 $\text{ŋj} > \text{nj}$ 。而“撒” $\text{ljan}^{5'}$ 陈团 则可能是 ŋj 发音气流由鼻流变为口流, 鼻音进一步边音化变为 lj 后, 再浊化的结果, 即 $\text{ŋj} > \text{lj} > \text{lj}$ 。

由此, 腔化音 ŋj 在侗语中的演变链如下:



(七) 清边音 !

清边音 ! 来源于原始侗台语的 *!。目前侗台语族语言中只有侗水语支的侗语、锦话、莫话、拉珈语等少数几种语言中有所保留。从侗语各方言点的留存情况看, 清边音 ! 比清鼻音 ŋj 常见, 共有 13 个调查点保留该音位。例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平途	和里	流源	布代	陈团
清	lu ¹	lu ¹	lu ^{1'}	lu ^{1'}	liu ¹	lu ¹	lu ^{1'}	lu ¹	lu ¹
卷纱筒	lut ⁹	lut ⁹	lut ^{9'}	lut ^{9'}	lut ⁹	lut ⁹	—	lut ⁹	lut 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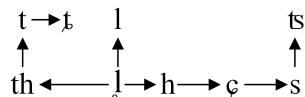
漂白	lik ⁹	lik ⁹	lik ^{9'}	lik ⁹	lik ⁹	lik ⁹	—	lik ⁹	lik ⁹
打瞌睡	lon ¹	hon ¹	son ¹	son ¹	tsan ¹	son ¹	tson ¹	lon ¹	thon ¹
蒸	tau ³	hau ³	sau ³	sau ³	tsau ³	sau ³	au ³	lau ³	tau ³

在现代台语支语言中，清边音 l_1 已经浊化，与浊边音 l_1 合流。梁敏、张均如（1996:101）指出，在泰文、老挝文中， $*\text{l}$ 声母写作 hl ， $*\text{l}_1$ 声母写作 l_1 。可推测在两种文字创立时，有 l_1 和 l_1 两个音位。侗语清边音 l_1 的演变方向有两个：除了浊化 $\text{l}_1 > \text{l}$ 以外，另一个音变方向是 $\text{l}_1 > \text{h} > \text{e} > \text{s} > \text{ts}$ 。后一种音变是因清边音 l_1 收紧点位置改变而产生的（潘悟云 2010）。

“清”“卷纱筒”“漂白”的清边音声母均按浊化的方向演变，即 $\text{l}_{\text{竹坪}} > \text{l}_{\text{章鲁/流源/布代/陈团}}$ 。贯洞、平等、平途、和里则正处于演变过程中，在不同例词里声母存在清、浊边音两种情况。同样，这个演变可能发生在送气次调产生之前，如平途、和里、布代、陈团；也可能发生在送气次调产生以后，如章鲁、平等、流源。

“打瞌睡”“蒸”两个词的清边音声母则按照另一个方向演变。例如“蒸”，边音的收紧点在腭音前位于舌尖—齿龈位置，清边音 l_1 的收紧点会后移、舌位再下降就变成 h ，即 $\text{l}_1 > \text{h}$ ，如 $\text{lau}^3_{\text{布代}}, \text{hau}^3_{\text{贯洞}}$ 。 h 发音位置前移至舌面就变成 e ，如 $\text{eau}^3_{\text{启蒙}}$ 。舌面音 e 再往前移至舌尖变为 s ，如 $\text{sau}^3_{\text{和里/章鲁/平等}}$ 。舌尖音 s 塞化为 ts ，如 $\text{tsau}^3_{\text{平途}}$ 。此外， $\text{tau}^3_{\text{陈团}}$ 则是清边音声母 l_1 塞化后送气成分丢失的结果，即 $\text{l}_1 > \text{th} > \text{t}$ 。 t 发音位置后移至舌面，即 $\text{t} > \text{ts}$ ，如 $\text{tau}^3_{\text{竹坪}}$ 。 $\text{au}^3_{\text{流源}}$ 则是声母丢失造成的结果。“打瞌睡”音变过程与“蒸”类似。

侗语 l_1 的音变链与潘悟云（2010）所述清边音 l_1 的音变链一致，即： $\text{l}_1 > \text{th} > \text{t} > \text{ts}; \text{l}_1 > \text{h} > \text{e} > \text{s} > \text{ts}$ 。其演变链如下：



（八）腭化清边音 lj

腭化清边音 lj 在侗台语中比较少见，仅见于侗语、仫佬语、水语、拉珈语、普标语等语言。但是在侗语中， lj 较为常见，有 10 个语言点保留该音位。例如：

	竹坪	贯洞	章鲁	平等	亚罕	和里	水口	陇城	陈团
麻雀	ljai ¹	ljai ¹	lja ^{1'}	lja ^{1'}	lja ^{1'}	lja ¹	lja ¹	lja ^{1'}	lja ^{1'}
儿媳	lja ³	lja ³	lja ^{3'}	lja ^{3'}	lja ³	lja ³	lja ³	lja ^{3'}	lja ^{3'}
遮住	—	ljem ³	ljem ^{3'}	ljem ^{3'}	ljem ³	ljem ³	ljem ³	—	ljem ^{3'}

根据梁敏、张均如（1996:363-371）的构拟，这类清边音来源于原始侗台语的清边音 $*\text{l}_1$ 。腭化清边音 lj 的音变只有浊化一个方向，即 $\text{lj} > \text{lj}_1$ 。这是由侗语的送气次调产生、清送气成分消失引起的。腭化清边音 lj 可能来源于原始侗台语清边音 $*\text{l}_1$ 和元音 i 的组合。

综上所述，侗语清鼻、边音的演变方向和发展变化不尽相同。总的来看，侗语中清边音的演变发展较为简单，而清鼻音的发展则较为复杂。

汉藏语清鼻音的主要演变方向是清鼻音转化为常态鼻音，而在侗语内部，清鼻音的音变过程可以概括为两个大致的方向：一个方向是清鼻音浊化为常态鼻音，即 $*\text{N} > *\text{N}$ ，导致这种从有标记音向无标记音变化的原因是侗语送气次调类的形成，用于区别意义的特征从声母的清送气成分转变为声调的差异，清送气成分消失；另一个方向是清鼻音塞化变为同部位的塞

音，塞音发音部位后移产生音变或者受送气次调产生的影响送气特征消失，即 $\eta>\text{th}>\text{k}$, $\text{j}>\text{kh}>\text{qh}>\text{q}$ 以及 $\text{jw}>\text{khw}>\text{kw}>\text{k}$ 或 $\text{jw}>\text{khw}>\text{qhw}>\text{qw}$ 等。

三 清鼻音和清边音的来源

侗台语清鼻、边音的来源形式尚有不同观点。古侗台语中的清鼻、边音，李方桂（2011: 218-221）构拟为 *hm、*hn、*hŋ、*hñ 和 *hl，即 *hN、*hL^①。梁敏、张均如（1996:72）认为原始侗台语的鼻音有三套，即带先喉塞的、清的和浊的鼻音；其中，先喉塞鼻音和清鼻音均属于清声类，声调为单数调。边音则有清、浊两套。潘悟云（2018）提出东亚语言的清鼻音几乎都是从*hN 演变而来的。陈荣泽（2018）则认为原始侗台语清鼻、边音的来源与原始苗瑶语一致，都源于 *Nh、*Lh，并认为 *hN、*hL 的构拟形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壮侗语清鼻、边音变读为 h、kh、k 的现象。虽然几家观点不一致，但侗台语清鼻、边音的来源肯定是 h 和 N、L 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侗语清鼻音的语图（图 1、2）来看，在声母段开始时没有明显浊音杠存在，语谱表现为乱纹，这与 h 的表现相似，区别仅在于清鼻音的气流从鼻腔出来，h 的气流从口腔出来。随后声带逐渐振动，出现鼻音的一些特征。龙国贻、龙国治（2017）、王双成等（2018）分别对瑶语、藏语的清鼻音进行了鼻流和声门的测量，发现两种语言的清鼻音声母前部声带不振动，语谱表现为乱纹。这与侗语的情况一致。因此，侗语、瑶语、藏语的清鼻音可以看成是一个气流从鼻腔出来的 h 和声带不振动的鼻音 N 的组合。

潘悟云（2018）指出，h 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擦音。发音过程中，它的声腔会变得跟后随音段的声腔相一致。如 hu、hi 等音节发音时，h 的共鸣声腔就会跟后面 u 或 i 的声腔保持一致。如果 h 与 N 组合为 hN，h 的声腔也会跟随鼻音变化。h 的气流本来从口腔出来，因为鼻音的口腔关闭，鼻音前面的 h 也会跟随着从鼻腔出来，h 共鸣腔的形状与后面鼻音的共鸣腔形状一致。此时，如果发鼻音时声带不振动，就成了清鼻音。这跟侗语、瑶语、藏语清鼻音的表现一致。这样来看，侗语的清鼻音来源于擦音 h 与鼻音 N 的组合，即 *hN。类似的，当擦音 h 与边音 L 组合为 hL 时，h 也会跟随 L 变化。侗语中的清边音 l 应当是擦音 h 与边音 L 的组合，即 *hl。这与李方桂的构拟一致。

若侗语的清鼻音来源于 *Nh，擦音 h 对发音起始的鼻音 N 产生作用，清鼻音的表现在发音刚开始时就应具有明显的鼻音特征，随后受到 h 的影响共鸣腔改变，逐渐呈现 h 的特征。这样的发音过程得到的应该是一个气鼻音，与侗语清鼻音的声学表现不一致。

清鼻音中的气流除了与鼻音相互作用外，也会对后接韵母元音产生影响。图 3 是竹坪侗语 ηo^3 “老鼠” 和 ho^4 “合”的语图。从语图来看，韵母元音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高频区域存在大量乱纹，第二、三共振峰不清晰，声、韵边界较为模糊。这表明发音过程中，气流的产生对韵母元音造成影响，使其前部气化。据龙润田（2018），竹坪侗语清鼻、边音音节中韵母元音受鼻音气流影响的时间为 44ms，约占整个元音时长的 1/8。Bhaskararao & Ladefoged (1991) 讨论了 Angami 语在清鼻音后面会有一个口腔的送气段，所以将这个鼻音定为送气清鼻音 mph。图 3 中，两张语图所标注的区域为音节的韵头部分。这两个区域在语图中的表

^①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用 N 表示鼻音类，L 表示边音类。N 和 L 不指代某个具体实际音位。

现非常相似,均受到气流的影响导致韵母元音气化,表明这部分有气声存在。这与 Bhaskararao & Ladefoged (1991) 的结论相似。因此,在侗语清鼻、边音音节中,韵头部分也有送气段的存在。图 4 为现代侗语清鼻、边音音节结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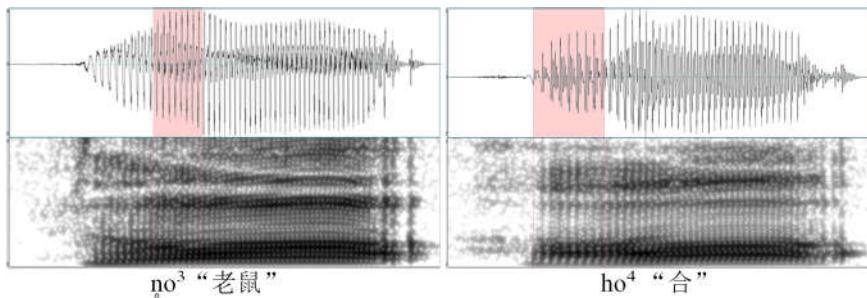


图 3 竹坪侗语 no^3 “老鼠” 和 ho^4 “合”的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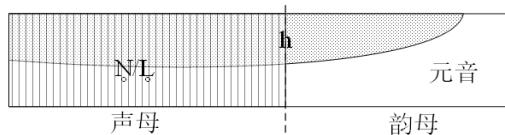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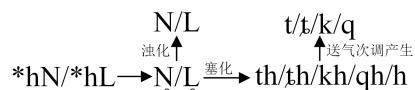


图 4 现代侗语清鼻音和清边音音节结构示意图

侗语清鼻、边音 N 、 L 的结构,能很好地解释壮侗语清鼻、边音变读为 h 的现象。清鼻音 N 和清边音 L 中的鼻、边音塞化为同部位的塞音,韵母元音前部的送气成分保留,就变为同部位的送气塞音。由于清鼻音的声带不振动, h 的气流对整个声母段作用后,又受到后接韵母元音的影响,共鸣腔从鼻腔下降至口腔, $\text{N}>\text{h}$ 。至于 $\text{L}>\text{h}$,则是清边音的声带不振动, h 的气流对整个声母段作用后,口腔阻碍消失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侗语清鼻、边音的来源与藏缅语、苗瑶语的情况一致,主体为 $*\text{hN}$ 、 $*\text{hL}$ 。这里的鼻音和边音可能是单辅音,也可能是唇化或腭化辅音。侗语清鼻音和清边音的演变可以概括如下:



这一演变过程包括浊化和塞化两个方向,且存在音变的不平衡性。侗语大多数清鼻、边音向浊化的方向发展,只有 j 、 jw 的大部分词例朝着塞化的方向发展。这种音变的不平衡性可能与侗语送气次调类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陈荣泽. 2018. 《汉藏语中的清鼻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4 期.
- [2] 李方桂. 2011. 《李方桂全集 8 · 比较台语手册》,丁邦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3] 梁 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龙国贻、龙国治. 2017. 《藻敏瑶语的三种鼻音类型》,《民族语文》第 5 期.

- [5] 龙润田. 2018. 《侗语南部方言第二土语送气不分调成因》,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2 期.
- [6] 龙润田. 2021. 《侗台语的 m 声母》, 《民族语文》第 4 期.
- [7] 梅祖麟. 2008. 《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汉藏语*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功用》, 《民族语文》第 3 期.
- [8]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9] 潘悟云. 2010. 《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 《民族语文》第 1 期.
- [10] 潘悟云. 2018. 《上古汉语鼻音考》, 《民族语文》第 4 期.
- [11] 潘永荣. 1990. 《平江侗语语音初探——兼与标准音点比较》, 《贵州民族研究》第 1 期.
- [12] 石 林. 2015. 《广西罗城那冷侗语音系》, 《百色学院学报》第 5 期.
- [13] 王春德. 1984. 《苗语黔东方言清鼻音声类的口音化》, 《民族语文》第 3 期.
- [14]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5] 王双成、沈向荣、张梦翰. 2018. 《藏语的清化鼻音》, 《民族语文》第 2 期.
- [16] 张慧丽、段海凤、陈保亚. 2018. 《腭音与腭化音》, 《语言研究》第 1 期.
- [17] 朱晓农. 2007. 《说鼻音》, 《语言研究》第 3 期.
- [18] Bhaskararao, P., & P. Ladefoged. 1991. Two types of voiceless nasal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21(2): 80-88.

Voiceless Nasals and Voiceless Lateral in the Kam Language

LONG Runtian

[Abstract] Some varieties of Southern Kam preserve a voicing contrast in pure nasals and laterals. Voicing distinction also exists in palatalized nasals and laterals as well as in labialized nasal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ary tendencies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various voiceless nasals and the voiceless lateral in the Kam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acoustic features and sound distributions. It proposes that the voiceless nasals and the voiceless lateral originate respectively from *hN and *hL, which have changed toward the two directions of voicedness and plosivization.

[Keywords] Kam language voiceless nasal voiceless lateral sound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通信地址: 100089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